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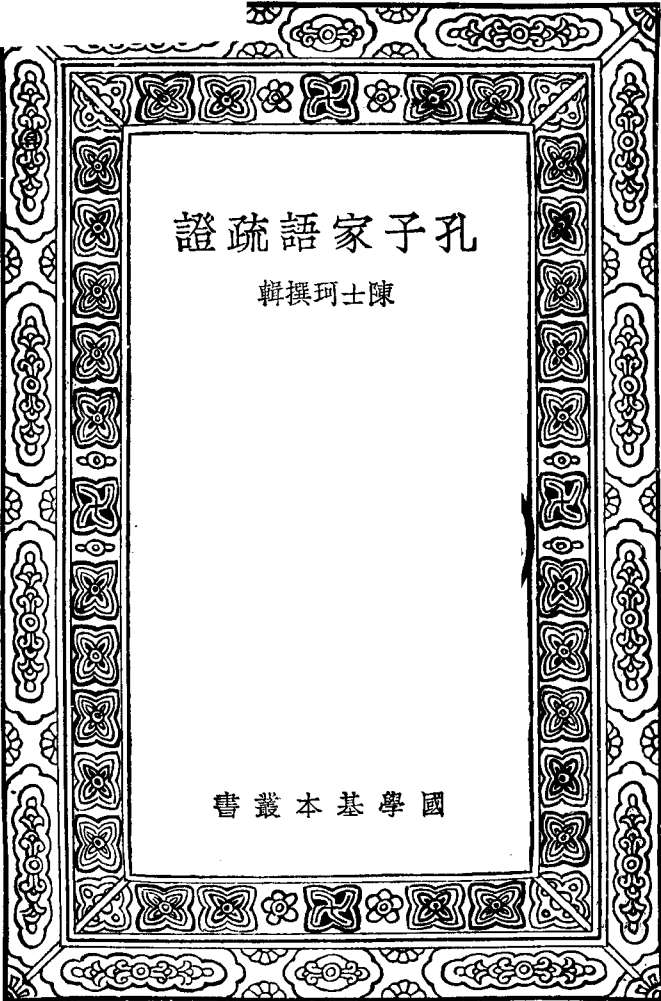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孔子家語疏證

陳士珂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子家語疏證

陳士珂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證疏語家子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大港

撰輯者

陳

士

珂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館

F三八一六上

孔子家語疏證序

乾隆癸丑冬。家琢軒先生以事過蘄州。因訪余于久長山館。適案頭有孔子家語一編。因舉以問先生曰。是書也。子朱子于四書章句集註。嘗屢引之。而顏監注漢書藝文志。則以爲非今所有家語。或者以爲王肅增加。近之宗漢學者。遂置不道。其果然乎。先生曰。子之意殆與子同。夫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小顏既未見安國舊本。卽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子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竝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予嘗据本書爲綱。而互見于他書者。仍用大字書之。以附其後。與所輯韓詩外傳體例相同。名之曰疏證。將使學者參考而諦觀之。他日吾子覽焉。當有實獲我心之歎。余聞之。欣然累日。而終以未見是書爲憾也。已而先生歸道山。哲嗣金門。就官南楚。相晤于鄂城。以兄事余。命其二子沆。師余爲老馬。未幾。二子聯翩官京師。會以假歸。而今歲之春。金門于長沙官署。一日檢舊篋。得二書稿本。亟命二子攜以來鄂。取其書示余。而屬爲之序。以次版行焉。予既讀是書。追憶山館中先生之所以告我者。其體要已詳哉言之矣。爰備述前語而著于篇。嘉慶二十有三年戊寅春三月族人詩撰。

孔子家語疏證目錄

鄭水陳士珂輯

- 卷一 相魯 始誅 王音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 卷二 救思 三恕 好生
- 卷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 卷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 卷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 卷六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禮
- 卷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 卷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 問玉 風節解
- 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 卷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貢問 曲禮公西赤問
- 計四十四篇

孔子家語疏證卷一

相魯第一

清 蘄水陳士珂輯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擗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禮記檀弓上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春秋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

夫。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

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三禮義宗

定公元年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傳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汝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糝稗，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杜注：相，會儀也。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春秋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遽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春秋穀梁傳

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旂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案隱左傳。鄆。魯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以謝過。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彌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三都。費。郕。成也。

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春秋傳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春秋公羊傳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買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儒效篇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民之鬻牛馬者善豫買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買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新序雜事一

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買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驚誦之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靡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叢子陳士義篇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子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疆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衆。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宥坐篇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彊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盡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說苑指武篇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嫂令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責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俾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宥坐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

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晁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韓詩外傳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說苑政理篇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攝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厲。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貧。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

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不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利用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

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實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遠師衽席之上。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席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遠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旣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屬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彊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服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遠。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優恤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

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禮王言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木也。傷其木，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懷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

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

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慙。慙。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禮記哀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國臣敢

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慙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覲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行獨立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底厲廉隅。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人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瀟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旣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而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

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蠹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誦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悶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禮記儒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脩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讜。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

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罔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禮記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罔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罇抔飲。篲椀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

形體則降魂。魂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醲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越席以坐。疏布以褻。衣其浣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錫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簣椀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嚮。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醲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備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敫。與其越席。疏布以蠶。衣其漚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羹豆。餽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記禮運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謂。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焜薪衰菅菲。杖而歡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彊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冤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隣。此謂聖

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緇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摺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齧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看丁哀公篇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繫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

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脗脗，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隣，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同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味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未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

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某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同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藺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

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總要萬物，稷稷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大戴禮哀公問五義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徵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椽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羸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貪也。鉗，不也。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

可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啍。健。貪也。詘。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能。楊注。有讀爲又。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余也。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叩。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智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以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公曰善。疏

尊賢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詩云武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哀公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說苑君道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已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做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

候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說苑慎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彊，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彊，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韓詩外傳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彊，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彊，兵共殺之。」文子符言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孔子家語疏證卷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賈、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擐旗執職，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澹澹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槩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

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韓詩外傳九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茝不同筍。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也。說苑指武篇

魯有儉嗇者。瓦鬲糞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歎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

路曰。瓦甌。陋器也。藜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魯有儉者。瓦甌。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鏞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實篇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餼。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彊。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貴德篇

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歎。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季羔曰。君子不墜。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

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別者曰。斷足。同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能。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回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與。說苑至公篇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別人足。所別者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別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別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別危曰。吾斷足也。罔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于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

公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子之貶財。則某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某之道幾于廢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姬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姬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春官篇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說苑說叢篇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恤以備之。而民多墮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墮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臣術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受。公之闕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說苑善說篇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

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邱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邱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友，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臬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臬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

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謝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敬慎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蠶叢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說

苑述公篇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尚書大傳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苑述本篇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爭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之郟。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于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郟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

者。若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韓詩外傳二

孔子之鄰。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而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游。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游。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觀之，而況人乎？」列子說符篇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吾不能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于人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慳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說苑雜言篇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王之應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子曰。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無畏。說苑政理篇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取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說苑政理篇

子路治蒲。請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憂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說苑政理篇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行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楊注。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荀子法行篇

伯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某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某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數傷。浩倨者則不親。

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怩。此四者某之所聞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吏也。不量其不肯。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濃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下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楊注有與右同。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荀

子有坐篇

孔子觀于周廟。有欝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

外傳三

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欝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許苑敬慎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樂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勇毅。守

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卽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文子十守篇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埒下。楊注。埒。讀爲卑。埒。拘必循其理。楊注。徧與侏同。似義。其洗洗乎不濕盡。楊注。洗。讀爲屈。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與逸同。佚。讀爲紳。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也。似志。是故君子見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楊注。綽。當爲紳。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也。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宥坐篇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絮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尙有說也。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楊注。被當爲彼。九當爲北。蓋音蓋。戶屬也。皆繼。斷絕相接續也。被有說邪。楊注。被當爲彼。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宥坐篇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入，子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子道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母，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某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某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

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嶓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爲方。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智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篇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于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與。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于言者不諱。慎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

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又何加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外傳三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于言者華也。奮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也。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懷玉。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間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著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魯哀公問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笏而拘領者矣。楊注。務讀爲冒。拘與句同。尚書大傳曰。古之人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冒。覆項也。句領。纒頸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鵠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篇。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玉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說苑貴德篇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固。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貴德篇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

如此。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篇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于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權謀篇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噫。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

爲開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詩錄毛傳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開田。尙書大傳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開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說苑說叢篇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有益與無益。王注。竊宜爲察。君子所以知。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楊注。號。諷爲胡。資衰苴杖者。楊注。資。與齊同。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某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篇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憚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同上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王注。發、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日。而蒸盡。縮屋而繼之。縮。釋文。本又作縮。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

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院校。子。古本作女。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釋文。嫗。或作嫗。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詩。卷。伯。毛。傳。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雄雌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淮南子。秦族訓。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取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

孔子家語疏證卷三

觀周第十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杜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杜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體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

將在孔某乎。敢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春秋傳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

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

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輿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

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

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

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患。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倏倏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近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說苑敬慎篇。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說苑反質篇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士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正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彊禦。不侮於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實。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載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旣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忘之

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顏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拯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置，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于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補注者、讀爲諸，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于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賓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知未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盧注。詩爲驂。驂。詩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富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于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

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注補平、宋本作手。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濟辜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富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則恕，是以日隣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旣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忠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管平公問于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闡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

直其功也。至于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後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黜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則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補注。當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戴校。子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鱸。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鱸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于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鱸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鱸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爲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于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臣術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諂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尸子太平御覽引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

愀然變色曰善詩苑敬慎篇

顏淵將西游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庸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顏回將西游，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于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詩苑敬慎篇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蒼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蒼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搆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治尊賢篇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奚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王注。偷。宜爲偷。偷。首拔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于係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

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問于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則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某聞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已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嘗有若主君之間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

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得之。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于某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某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某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晉苑政理篇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圃。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印。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于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難三

子贛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諭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

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尙書大傳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謏諫。二曰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說苑正諫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齋夫者。君子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齋夫之所存。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權諫篇

楚王將游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

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禘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游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隄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十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說苑止諫篇

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姚注。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戰國策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下脫子佩期之子景襄莊王不往。明日十三字。見太平御覽。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十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應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有兩兩相屈一足。

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說苑辨物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拊。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

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十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韓詩外傳八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待而無所傷。

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韓詩外傳六

孔子家語疏證卷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禮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謬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謬諤而昌。紂唯唯而亡。君無謬諤之臣。父無

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說苑止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呂氏春秋離俗覽圖養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某亦甚矣。遂辭而行。說苑立節篇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

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說苑權謀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忘，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詩素冠七傳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禮記檀弓上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說苑修文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說苑修文篇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尸子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戀。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敬慎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

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人。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彰。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而美。讓於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

非禮也。今子欲釋子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說苑
建六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皙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外傳八

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戢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賁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建本篇

荆公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說苑尊賢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繼，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

曰。子路之爲子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某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某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說苑雜言篇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某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某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某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某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某一道。某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王注。聲宜爲啓。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三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卮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列子天瑞篇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地生物。唯人爲貴。吾旣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旣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彊於行義。弱於受諫。愴於待祿。王注。待宜爲得。慎於治身。史鱸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彊於行己。弱於受諫。愴於待祿。慎於持身。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史鱸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同上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人見人有

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同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孔子曰。某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同上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遣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淇之以鹿醕。旣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淇者善矣。願子詳其所淇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

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蚊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并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槩。枯楊注。示。讀爲實。槩。枯。矯榘木之器也。三月五月爲幬菜。楊注。菜。讀爲藟。謂穀與幅也。敵而不反。其

常。君子之槩。枯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藁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荀子大略篇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益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同上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同上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而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急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同上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鷺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質。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僿也。楊注。炊與吹同。僿。當爲僿。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荀子仲尼篇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說苑雜言篇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鷺而鼓之。
同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王注。直。宜爲植。衣穰而提贊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

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裘提贊。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同上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某之所聞者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羴。羊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羴。羊。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說苑辨物篇

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韓詩外傳佚文見緯略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國語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臚如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

郟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郟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

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杜註。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春秋傳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春秋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災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春秋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其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定公九年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春秋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春秋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

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王。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春秋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春秋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春秋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廟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分。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記問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旣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禮記中庸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膻。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蠶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膻。見以蕭光。鄭注。見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鄭注。見聞。以俶飶。鄭注。見如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禮記祭義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同上。



孔子家語疏證卷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莊子達生篇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讀爲逸。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

淵。楊注。趙。淵。讀爲促。

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荀子哀公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以是知其敗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諳人。君子亦諳人乎。顏淵退。俄而旣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詩外傳二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于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新序雜事五

孔子在衛，昧且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將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辨物篇

顏淵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辨物篇

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忠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春秋傳

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使告臧賈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同上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者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

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蓋日思也夫。

顏回問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于爲亂之上也。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于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間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哉？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仁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斲，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間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失其策，操弓不返于斲，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不以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苑建本篇

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十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十而無犯，

其禮也。

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說苑雜言篇

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同上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王注：當爲桓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遠山十里，螽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螽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應之矣。』說苑政理篇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

王注龍宜爲醫

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少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說苑政理篇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

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孔子御坐于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菓蔬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于宗廟之盛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于朝。泄冶正諫。君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洩。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云。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春秋傳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饜俎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饜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饜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饜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調，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史記孔子世家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幸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勝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究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信取人乎。失之宰予。韓非子顯學篇

澹臺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懼乎。說苑雜言篇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南適楚。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六日不食。藜藿不糲。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于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劓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吳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歷山。

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于天下以爲吟尹。讓于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變。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感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韓詩外傳七

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吳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于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

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于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能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積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庸。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何病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樂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之。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說苑雜言篇

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人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

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灰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己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分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君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侈，氏之辭，養之無擾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于亂，則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約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式。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脩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

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綠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未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慢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

己過勿發。失言勿隨。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詎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待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于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于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

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闢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執紼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彊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禮子張問入官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廣。王注。廣。宜爲。廣。則畧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畧如也。幸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列子天瑞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墉。皋如也。嶼如也。

楊注。嶼與填同。高如也。

此則

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大略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韓詩外傳八。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鸞。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鸞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某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尙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史記孔子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于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某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胾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胾牛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罽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于外。而黃鐘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于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新序·今本無·三國魏志劉虞傳注引。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寶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鄆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漁。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記問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脩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心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

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與。曾不我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也。詩曰。父母孔邇。韓詩外傳九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

齊桓霸心生于苟，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志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殺，齊桓困于長勺，勾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韓詩外傳六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

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觀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于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于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于人。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荀子堯問篇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惟士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惟士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額。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彊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韓詩外傳九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纆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實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史記孔子世家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爲臣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衛獻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鱸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感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鱸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賈誼新書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請其爾位。好是正直。

韓詩外傳七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運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進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于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則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迷。諸所
作。爛。

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旣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大戴禮保傅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間。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闕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獸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闕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則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裳。大帶。乘龍扞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往古之說。躁哉子也。宰我曰。昔子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之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四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子也。宰我曰。昔者子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大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講利之。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讓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嚳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

冬乘馬黃繡蔽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繡蔽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稼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龍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製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

不惑其德不隱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五十載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聲。豐。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臬。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于。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聲。豐。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臬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也。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于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大戴禮五帝德

孔子家語疏證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孔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芒。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般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

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
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
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仲春季其帝太皞。高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是其神句芒。孟夏之月。仲夏季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高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

帝。高注。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是其神蓐收。孟冬之月。仲冬季其日壬癸。其帝顓頊。高注。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是其神共工。其日庚辛。其帝少皞。高注。少皞。帝嚳之孫。昌意之子。以金德王天下。是其神句芒。孟夏之月。仲夏季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高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

帝。高注。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是其神蓐收。孟冬之月。仲冬季其日壬癸。其帝顓頊。高注。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是其神共工。其日庚辛。其帝少皞。高注。少皞。帝嚳之孫。昌意之子。以金德王天下。是其神句芒。孟夏之月。仲夏季其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共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共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

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春秋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騂。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

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禮記檀弓上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御。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筮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筮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令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疢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

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又，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明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飭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

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飭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上。寡有之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衝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衝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善御馬。

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策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必走。國必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爲亂無道。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竝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軻。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道。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

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崑崙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絳。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

之人細息。士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宮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言其所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猴。故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主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爲蛤。萬物之性。各異其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

爲牡。谿谷爲牝。鱉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有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竝興。人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大數禮易本命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頤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陽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人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能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闕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

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的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其而生鬣。然後能行。三年疇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鬣。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鬣。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八也。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

人以合陰陽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坏，服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而已。凡此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不月不解，期悲號，三年憂，恩之教也。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於宮中，謂之信之。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

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其聚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大戴禮本命。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書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鬢，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禮記喪服四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闔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勢。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讖諷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與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變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埋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饋奠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

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閻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龠。作鐘羽。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

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禮記仲尼燕居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如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哉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

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蒼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禮記孔子閒居



孔子家語疏證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酌。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禮記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廟有存者。同上。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屣。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旣明。降殺旣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

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屣。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盱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煩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屣。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荀子樂論篇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有十二旒。明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饋。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記禮器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竊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歷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穿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禮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

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飭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上之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大戴禮益德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卽也。卽。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獄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於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亂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技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變。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劓也。劓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禮記王制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侈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葢不使也。以衰衰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是謂

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譴。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長。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

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淦。鳳以爲畜，而鳥不羝。麟以爲畜，而獸不羸。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耨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饋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廟，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彊。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橛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

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下。大人世乃上。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臣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暈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臣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臣。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臣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諛。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

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

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彊。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弗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殖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覩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記禮運



孔子家語疏證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者。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冠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以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多。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齋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旣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

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不忘本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綆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皞，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綆，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諡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禮記冠義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儀記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春秋傳

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禮記冠義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達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大戴禮·禮公冠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

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說苑修文篇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大戴禮公冠篇

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冠于祖廟。曰。令月上日。加子元服。去爾幼主。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說苑修文篇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禮記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禪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

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注·顯當作皇。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七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禮記祭法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記祭法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舉然高望而遠眺曰：某殆得其爲人矣。近黩而黑，頥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王注：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股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韓詩外傳五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大人舉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

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說苑修文篇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辭未聞。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禮記樂記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索隱。此詩之辭。出尸子及家語。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

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史記樂書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尸子。文選琴賦注引。

周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何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于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斲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韃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繼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騶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延。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畔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鄭注。建。讀爲鑿。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麋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撻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禮記樂記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與。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鄭注。礪。似玉石。為玉之寡而礪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礪

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鄭注。孚、讀

為浮。尹、讀如筠。謂玉采色也。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禮記聘義

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竝見。楊注。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與叩同。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禮記經解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

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韓詩外傳

五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蒼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孔疏。弛。本文作矢。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問居。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淮南子。秦族訓。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于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隕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隕阼。則亂于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次矣。車而無左

右則亂于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于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于位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

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也。鄭注：綴、鄴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城。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曰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于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禮記仲尼燕居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常貴不能有益于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于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辨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于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知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句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于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句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于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王而越霸者。賜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

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代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

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弟子有慮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慮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慮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于君，曰：慮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慮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慮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

其過。微夫子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慮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慮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于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而慮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慮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慮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鱗。王注。鱗宜爲鱖。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鱣。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使民鬮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慮子何行而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慮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慮子賤治竄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于單父。邑吏皆朝。慮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慮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慮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慮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慮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慮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慮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

而歎曰。慮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慮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賈父告慮子曰。自今以來。賈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賈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慮子敬諾。乃得行其術于賈父。三年。巫馬旗褐衣敝裘而往。觀化于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慮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慮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慮子必行此術于賈父也。夫慮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慮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魯君使慮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雜事二

慮子治賈父。于是齊人攻魯。道賈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刈。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慮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慮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不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慮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

使穴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賈誼新書

季子治廩父三年。而巫馬期緣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之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闡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嘗問之以治言者。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于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鄭注。沐。以作音。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禮記檀弓下。

孔子家語疏證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哭之慟。曰：

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史記弟子傳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耕，字伯牛。聖門志·關里廣志·少孔子七歲。孔子以為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冉雍，字仲弓。索隱·家語·少孔子二十九歲·今本無。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索隱·左氏·闕止字子我·田闕字子我·為陳恆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孔子

子恥之。史記弟子傳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弟子傳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史記弟子傳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弟子傳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言偃。魯人。案隱。今吳郡。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史記弟子傳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

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諸國政焉。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

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呂氏春秋真行論察傳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史記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于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弟子傳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史記弟子傳

傳曰：曾子去妻。梨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素隱與家語相反。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史記弟子傳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于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史記弟子傳

廋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廋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于季氏。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也。

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弟子傳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弟子傳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史記弟子傳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索隱：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史記弟子傳

南宮縚，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滂，孔子以兄子妻之。

南宮縚，字子容。史記弟子傳

公析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于大夫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公析哀，索隱：家語作公析克。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弟子傳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曾歲，字皙。仲尼弟子傳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于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弟子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史記弟子傳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漆雕開、字子開。史記弟子傳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弟子傳

秦商、魯人。字丕茲。今本作不茲。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秦商、字子丕。史記弟子傳

顏刻、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騫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顏高、秦隱。家語、名產。今本作刻。字子騫。史記弟子傳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

司馬耕、字子牛。史記弟子傳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弟子傳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史記無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伯虔，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邴、少孔子五十歲。

曹邴、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史記無·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

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叔仲會、字子期。史記弟子傳

秦祖、字子南。

秦祖、鄭目錄、秦人·字子南。史記弟子傳

奚蒧、字子皙。

奚容蒧、字子皙。史記弟子傳

公祖茲、字子之。正義·句音鉤·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廉潔、字子庸。

廉潔、鄭目錄、衛人·字子庸。史記弟子傳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弟子傳

宰父黑、字子黑、

宰父黑、字子黑、史記弟子傳

公西蒧、字子索、

公西蒧、字子上、史記弟子傳

壤駟赤、字子從、

壤駟赤、字子從、史記弟子傳

冉季、字子產、

冉季、鄭目錄·衛人·字子產、史記弟子傳

薛邦、字子徒、

鄭國、正義·家語薛邦作國者·薛鄭字誤耳、字子徒、史記弟子傳

后處、字里之、

后處、字子里、史記弟子傳

縣亶、史記無·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左人郢、鄭目錄·魯人·字行、史記弟子傳

狄黑、字哲之。

狄黑、字哲、史記弟子傳

商澤、字子秀。

商澤、史記弟子傳

任子齊、字子選。

任不齊、鄭目錄·楚人·字選。

榮祈、字子祺。

榮旂、字子祺、史記弟子傳

顏噲、字子聲。

顏噲、鄭目錄·魯人·字子聲、史記弟子傳

原愆、字子籍。

原亢籍、史記弟子傳

公肩定、字子仲。

公堅定、鄭目錄·魯人·字子中、史記弟子傳

秦非、字子之。

秦非、鄭目錄、魯人。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徒父、史記弟子傳

燕伋、字子思。

燕伋、字思、史記弟子傳

公夏守、字子乘。

公夏首、鄭目錄、魯人。字乘、史記弟子傳

句井疆、字子疆。

句井疆、史記弟子傳

步叔乘、字子車。

步叔乘、鄭目錄、齊人。字子車、史記弟子傳

石子蜀、字子明。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弟子傳

邽選、字子斂。

邾巽、鄭目錄·魯人·字子斂。史記弟子傳

施之常、字子常。

施之常、字子恆。史記弟子傳

申續、今本作續·字子周。

申棠、今本作黨·正·字周。史記弟子傳

樂欣、字子聲。

樂歆、鄭目錄·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顏之僕、鄭目錄·魯人·字叔。史記弟子傳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漆雕侈、字子斂。

漆雕侈、鄭目錄·魯人·字子斂。

縣成、字子橫。

縣成、鄭目錄·魯人·字子祺。史記弟子傳

顏相、字子襄。

顏祖、鄭目錄。
魯人。字襄。史記弟子傳

公伯僚、字子周。以下家語無。

鄒單、字子家。

秦冉、字開。

顏何、字子冉。以上史記弟子傳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遂亡。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濬。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

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濬公子鮒。祀。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史記宋微子世家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摯夷。摯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

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隙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偏。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世本。詩商頌那正義引。

魯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貶。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乎。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某也。般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遂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般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禮記檀弓上

哀公誅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矜孺余在疚。於乎。哀哉。居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于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僇。失志爲昏。失所爲僇。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矜孺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春秋傳

魯哀公誅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禮記檀弓上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出則否。同上

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噲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廟置鬋，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綉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鄭注：志，謂章識。飾棺牆置鬋。鄭注：鬋，以練綉旌之杠，旌之旒也。設披，夾引棺者。周也。設崇，牙、旌旗。

飾也。殷也。綉練設旒。鄭注：綉，以練綉旌之杠，旌之旒也。廣充幅，長尋，曰旒。夏也。禮記檀弓上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綉組綬。禮記玉藻

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

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尙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鄭注。坊。形。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覆。謂茨瓦。其形旁廣。而卑也。見若斧者矣。鄭注。斧。形。殺上而長。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上行夫

子之志乎哉。禮記檀弓上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于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史記孔子世家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春秋傳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旣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于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郟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郟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春秋傳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天。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如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

杜注。二
十四年。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子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春秋傳

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于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過矣。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未也。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春秋傳。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春秋傳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憑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墜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啓敝邑心。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

慎辭哉 春秋傳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革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又曰。臣乃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王注。昭宜爲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殆于文宮。臣問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悵悵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自勝其情。以及于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鄭然舟。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悵悵。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春秋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補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旣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初。穆子去叔孫氏。

杜注。成十六年。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

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公孫明

知叔孫于齊。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

杜注。孟丙仲壬。

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爲孟鐘。曰。耐。未際。饗大夫以樂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曰。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杜注。客。謂公孫明。

怒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杜注。殺孟丙。

仲與公御菜。書觀于公。公

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遣使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空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春秋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雙子納其女子叔魚。叔魚斃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問罪于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默。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未減。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叔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邢侯與雍子爭鄰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子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春秋傳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春秋傳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子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昭公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公侯藝貢事，禮也。樂秋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數覽則民慢，慢則糺之于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糺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輿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糺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糺之以猛也。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傳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上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戌，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梗楊大夫。杜注：戌，魏舒庶子。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以賢舉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春秋傳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

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

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土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人之祭。不過望。灑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韓詩外傳三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簞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

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乎。文子遽目止之曰。罔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文子遽止之。曰。罔。豈敢度其私。防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春秋傳

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

哀公使人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峩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潺湲。孔叢子記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哀公十四年六月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春秋傳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禮記檀弓下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齊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齊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也。春秋傳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紵。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婦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憊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末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國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

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禱郊之糞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絜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

樊遲問于孔子曰：鮑牽爭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爲至闕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于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杜注：鮑牽，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仲。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春秋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某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生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缶米芻橐。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哀公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春秋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語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芻缶。章注。稷、六百四十斛。秉、一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禮記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禮記仲尼燕居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管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尙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彊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悌達乎軍

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則衆感以義，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禮記祭義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惑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斷

序雜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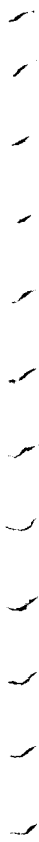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雖御覽御覽作曼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雖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于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侍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韓詩外傳五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新序雜事五



11

孔子家語疏證卷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於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春秋傳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旣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旣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爲敬叔言之也。禮記禮弓上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飢。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祭祀不縣。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禮記雜記下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禮記曲禮下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夫晝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鄭注。謂喪也。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禮記禮弓上

孔子爲大司寇。國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不偪，上不僭，下不偪。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濫。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濫矣。禮記禮器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可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記禮器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死焉者。有詔則無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禮記檀弓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禮記檀弓下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

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工尹商陽

鄭注。楚官名。工尹。

與陳弃疾

鄭注。楚公。子弃疾也。

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乎弓而可。

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輟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

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記檀弓下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窆而浴。毀窆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出於大門。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掘中窆而浴。毀窆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禮記檀弓上

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禮記檀弓下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也。卿卒不繹。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禮記檀弓下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儀禮喪服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禮記喪服小記

公叔木。鄭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戊。

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禮記檀弓上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既言之，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次於雩門之外。杜注。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春秋傳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鄭注。重當爲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記檀弓下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於諸侯。孔子旣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計。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綏。放絰而拜。春秋傳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禮記檀弓下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益棹以爲筭。長尺而總八寸。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鄭注。從從。謂太高。爾毋扈扈爾。鄭注。扈扈。謂太廣。蓋棹以爲筭。長尺而總八寸。禮記檀弓上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禭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禭。禭乎其順。啓禭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鄭注。先拜實。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鄭注。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禮記檀弓上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葬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檀弓上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禮記檀弓上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禮記檀弓上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禮記檀弓上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

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記檀弓下。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旣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旣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記檀弓下。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人豈有非之者哉？禮記檀弓上。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同上。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

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禮記檀弓上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同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上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義疏。據禮。伯魚爲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祥而外無哭者。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上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

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

者，周道然也。禮記大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上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欲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禮記大傳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禮弓上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般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鄭注。還其職位於君。般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此之謂乎。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禮記

曾子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乘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乘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乘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子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則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禮記文王世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義疏。下當有如之何子曰五字。居處言語飲食行爾。禮記禮弓上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禮記雜記下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飭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禮記雜記下。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同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記檀弓上。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滄。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滄。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滄。禮記玉藻。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滄。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禮記雜記下。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始也。有君命焉。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莢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耐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耐于祖。耐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鄭注。封當爲窆。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

吾從周。禮記檀弓下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同上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禮記雜記下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子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禮記曾子問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贈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吾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禮弓上

齊晏桓子卒。晏嬰蠶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襄公十七年。晏嬰蠶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春秋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蠶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

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爲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篇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賈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禮記檀弓上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春秋

傳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瑣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彘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數過也。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靈與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春

秋傳

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子蒲卒，哭者呼滅。鄭注：滅蓋子蒲名。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禮記檀弓上

孔子惡野哭者。同上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淚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捐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拊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圖語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禮記檀弓上

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補注：人字乃八字之訛。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

者薄而於婦人厚。戰國策·史記虞卿傳、新序善謀篇、井周。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衰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韓詩外傳一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春秋傳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禮記檀弓上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禮記檀弓上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筓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巫止於廟門外。祝代。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敦注。采。讀爲菜。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儀禮士喪禮。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

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鄭注。所謂致死之。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鄭注。所謂致生之。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禮記檀弓上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注。味當作沫。饋也。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同上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禮記檀弓下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謂。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禮記檀弓下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同上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鄭注。封。當爲望。亦子之席。毋使其首陷路。馬死埋之以帷。禮記檀弓下。

曲禮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禮記王制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臚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公儀仲子之喪。鄭注。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鄭注。居。讀爲姬。齊魯間語助也。我未之前

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履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

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廬。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鄭注。慎當爲引。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義疏。按孔叢子此說。生於李由之對。魏王子順斥其造謠誣聖。不足據也。然後得合葬於防。禮記檀弓上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同上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禮記檀弓下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鄭注。當修廬事也。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之墓也。釋文。防地。孔子不應。三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禮記檀弓上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禮記檀弓下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

義疏。凡禮、於小祥無單言祥者。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禮記檀弓上。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愆。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仲尼嘗祭也。

鄭注。秋。

奉薦而進。其親也。愆。其行也趨趨以數。

鄭注。趨。讀如促。

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然。

鄭注。漆。讀如切。

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

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禮記祭義。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

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鄭注。偏任爲跛。倚物爲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孔疏。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堂。事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禮器